

# 三岛由纪夫 或空的幻景

Marguerite Yourcenar

[法]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著

姜丹丹、索从鑫 译

上海三联书店

Mishima  
ou La vision du vide

三岛由纪夫  
或空的幻景

[法]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著  
姜丹丹、索丛鑫 译

(上海三联书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岛由纪夫,或空的幻景/(法)尤瑟纳尔著;姜丹丹,索丛鑫  
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10

ISBN 978 - 7 - 5426 - 4824 - 2

I . ①三… II . ①尤… ②姜… ③索… III . ①三岛由纪夫  
(1925~1970)—人物研究 IV . ①K833.13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5101 号

## 三岛由纪夫,或空的幻景

著 者 / [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译 者 / 姜丹丹 索丛鑫

责任编辑 / 黄 韶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80 千字

印 张 / 3.87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4824 - 2/K · 282

定 价 / 1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66510725

## 中文版导言

《三岛由纪夫，或空的幻景》是法国著名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 1903 – 1987)的代表作之一，此书发表于日本现代作家三岛由纪夫(1925—1970)剖腹自戕后十一年，即1981年。这部篇幅不长的评论作品以才华横溢而又极富争议的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为对象，从三岛的生活背景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自传体小说《假面的告白》起笔，大致按照其创作年代顺序，依次介绍分析《禁色》、《金阁寺》、《潮骚》、《萨德侯爵夫人》、《忧国》等三岛主要的小说、戏剧和电影作品，尤其在四卷本小说《丰饶之海》上挥洒了浓墨重彩，同时探讨导致三岛不懈锻造体魄的深层原因、他的政治思想和行动，以及他对“切腹”的执迷，勾画出三岛由纪夫从少年得志走向最终归途的过程。如作者在分析中所点明，这本书并不是一篇叙述作家生平轶事的传记，而是以作品为基石和导向，探寻作家的精神历程的尝试。

在整篇评论中，作者不仅参考三岛由纪夫的大量作品，并且旁征博引，在纵向轴上将三岛的创作置于日本的文学传统与发展

状况的脉络之中，在横向轴上又把他与西方的诸多作家加以比较，通过精妙的分析一步步地将作品中显现的三岛的精神生活和思想轨迹展现在读者面前。由此出发，作者驳斥关于三岛自杀的种种肤浅的解释，例如《镜子之家》的失败、两度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身而过的失望、创作能力的衰退、《宴后》引起的诉讼案等等，最终将引领读者面向三岛暴烈的死亡事件。即使这一结局的冲击力仍然没有降低，作者也未必会赞同三岛极端的行为，但读者却能通过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更深入地理解三岛，或也可了解在一个东西方文化贯通的西方作家眼中的三岛的形象。

本书作者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 1903 – 1987)是法国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诗人、评论家和翻译家。她原名玛格丽特·德·克央古尔(Marguerite de Crayencour),“尤瑟纳尔”这个名字的发音颇具东方韵味，其实是作家与父亲一起用姓氏的字母重新组合形成的笔名。尤瑟纳尔从未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但喜爱文学的父亲曾为她开辟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她从小便接触大部头的文学经典作品，阅读的书类也不拘一格，并学习希腊语、英语等，还曾跟着父亲在欧洲各地游历，从而从小就获得了同时代人很难具有的眼界和文学敏感性。她早早地就确立了从事文学道路的志向，在二十几岁的作品和计划中就已为未来的重要作品勾勒了雏形。尤瑟纳尔最著名的两部作品当属1951年出版的《哈德良回忆录》(获得了当年的法兰西学院大奖和费米那文学奖)和1968年问世的《苦炼》(再次摘得当年费米那文

学奖的桂冠),这两部小说为她赢得大量的读者和闻名世界的声誉。1980年,尤瑟纳尔成为法兰西学院建立三百五十年来第一位女院士。在就职仪式上,曾大力推举尤瑟纳尔进入法兰西学院的让·多尔姆松(Jean D'Ormesson)在答辞中非常中肯地评价这一事件的意义:“……您当然不是第一位入选的人,但您是第一位入选的女性,是学院词条中的 apax<sup>①</sup>,这是生动而和平的革命,单您一个人也许就构成漫长而光荣的历史中最重要的大事之一。”<sup>②</sup>

小说作品为尤瑟纳尔赢得媒体和读者的关注,但她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评论家,她的文学艺术评论文章主要收集在《遗存篇》、《时间,这伟大的雕刻家》、《朝圣与域外》、《牢狱环游》等几部文集中。尤瑟纳尔的评论涉及的对象相当广泛:从《罗马皇帝传》到阿格里帕·多比涅的《惨景集》,从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到希腊诗人康斯坦丁·卡瓦菲,从托马斯·曼到奥斯卡·王尔德、安德烈·纪德等作家,以及米开朗琪罗、丢勒、莫扎特等艺术家,每一篇评论中都闪耀着作家思想的光彩。《三岛由纪夫,或空的幻景》可以说是这些评论作品中的重磅之作,在伽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系列《尤瑟纳尔文集》的第二卷《散文与回忆录》中,这是唯一一部以单独一个作家为研究对象的评论作品。日本著名比较文学家

---

① 此处即唯一一次。本注为原文译者原注。

② 桂裕芳、吴康如译:《法兰西院士就职演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85页。

千叶宣一称“该书是法语国家中最早分析论证三岛文学创作之秘的代表作”,并将其盛赞为“献给三岛的一部美妙的镇魂曲”<sup>①</sup>。

在欧美读者中,尤瑟纳尔的名字早已不再陌生,但她真正走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还是近些年的事。早在尤瑟纳尔加入“不朽者”行列三年后,1986年漓江出版社曾出版《东方奇观》(即《东方故事集》)和《熔炼》(即《苦炼》),同年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致命的一击》也与读者见面。次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东方故事集》的新译本,1988年花城出版社又为读者带来尤瑟纳尔最重要的小说作品之一《一个罗马皇帝的临终遗言》(即《哈德良回忆录》)。1987年由柳鸣九主编、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尤瑟纳尔研究》则是国内研究尤瑟纳尔的最早作品。但这一切似乎并未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和注意,因为在欧美等国对尤瑟纳尔的作品备加推崇的年代,相对而言,她的作品在中国却经历十几年的沉默期,直到2002年,东方出版社推出七卷本的《尤瑟纳尔文集》,内容囊括尤瑟纳尔重要的小说、自传和散文作品,上海三联书店也随即在2007年到2012年间相继重新推出了《东方故事集》、《哈德良回忆录》和《苦炼》。其间,花城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其传记作品《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创作人生》,其作者若斯亚娜·萨维诺生前即与尤瑟纳尔交好,掌握着关于作家生平和作品的诸多第一手资料。这

---

<sup>①</sup> 千叶宣一:《三岛文学的国际评价》,《三岛由纪夫研究》,叶渭渠、[日]千叶宣一、[美]唐纳德·金主编,开明出版社,1996年,第349—350页。

部传记资料丰富详实，在1990年出版后获得普遍好评，是研究尤瑟纳尔的必备资料，其中文译本的出版也为中国读者了解尤瑟纳尔本人及其作品打开了一扇窗户。

事实上，早在对三岛由纪夫进行探究之前，日本和东方早就在尤瑟纳尔的阅读和创作中占有一席之地。尤瑟纳尔从少年时代已经开始对东方的探寻。在作家自己列出的一份十五到十八岁期间阅读的书单中，英译本的佛经、中国和日本的诗歌选集以及佛陀的生平传记等赫然在列。从尤瑟纳尔零散的读书笔记中，<sup>①</sup>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一生都关注着以中国、日本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及其哲学思想，并阅读了大量东方哲学、宗教和文学书籍。尤瑟纳尔最后的定居地——美国荒山岛“怡然小筑”(Petite Plaisance)——的书架上，陈列着一百五十多本有关日本的书籍，这还没有算上禅宗方面的作品。东方思想在作者思想的发展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日本即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印度，加上日本，是我的一生——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人生而言——最重要的体验之一。什么说法不走调？日本如此隐秘，几乎与一切关于它的传闻大相径庭。它是一种孤立的人类体验，千百年来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被推向极致，它在超越事实的精神领域方面从自身获取一切，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570年（还是1670年？），并且今天人们

---

<sup>①</sup> *Source II*, Paris, Gallimard, 1999.

还远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唯一巨大的丰富来自中国的艺术和思想,这种影响是逐渐的、和平的,并且往往得益于勇敢地融入中国社会的日本人。”<sup>①</sup>

在二十几岁时通过英语译本接触的日本文学作品中,尤瑟纳尔尤其对紫式部的《源氏物语》钟爱有加。尤瑟纳尔“带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尊崇与敬重”,将紫式部这位“日本中世纪的马塞尔·普鲁斯特”捧上了她最欣赏的女性小说家的宝座,并认为欧洲文学中绝对没有任何作品可与这部近百万字的煌煌巨著相提并论,甚至“在任何文学中都无出其右者”。<sup>②</sup>在这部极其丰富的作品的启发下,尤瑟纳尔创作了一篇小故事,以自己的方式对原著进行解读和续写,这也是作家在写作中涉足日本文学的初次尝试。“《源氏公子的最后爱情》是为了展现紫式部的小说里留白的一页中可能描述的内容而进行的尝试,这一页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题目《云隐》。这便是源氏之死。我们知道他已经隐居于一间寺庙,之后,除了这个题目,我们便一无所知了。所以我尝试着想象一下发生了什么。”<sup>③</sup>这篇作品最初发表于1937年8月的《巴黎杂志》(La Revue de Paris),后收入《东方故事集》。

---

① 若斯亚娜·萨维诺著,段映虹译:《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创作人生》,花城出版社,2004年,第566页。

② Marguerite Yourcenar, *Les yeux ouverts, entretiens avec Matthieu Galey*, Paris, Centurion/Bayard Edition, pp. 116–117.

③ 出处同上。

此后,日本一直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蛰伏在尤瑟纳尔的阅读和思想中,直到晚年时才在三岛自杀这个引信的激发下浮上水面。一封尤瑟纳尔致友人的信件显示,作家在 1974 年左右开始阅读三岛最重要的作品《丰饶之海》(应该是英文版,法文版 1980 年才面世),并且给予了作品好评,<sup>①</sup>而要写一篇关于三岛的评论的计划,在 1977 年的时候才初见端倪。<sup>②</sup>另外,“七星文库”年表显示,1978 年时尤瑟纳尔“越来越认真地投入到日语的研习中”,<sup>③</sup>1980 年作家发表了一篇针对著名日本学家莫里斯·伊万的作品《失败的高贵》的评论,这也是为了理解三岛自戕行为的准备工作之一。在经历近十年的阅读和酝酿之后,尤瑟纳尔在 1980 年的 6 月至 9 月期间终于把长期的阅读和思考结晶付诸笔端,其成果也在 1981 年付梓出版。在《三岛由纪夫,或空的幻景》一书问世后,作家在次年亲自踏上了日本国土,这次旅行对作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西方的许多东方学家或翻译家,例如阿瑟·韦利,他们为欧洲人呈现了日本和中国的伟大作品,却不愿亲自到亚洲一睹东方真

---

① 1974 年 8 月 12 日尤瑟纳尔写给勒内·埃蒂安博尔 (René Etiemble) 的信中说道:“我最近读了三岛四部曲的前两部小说,尽管存在着某种拙劣,或者正因为这种拙劣,我觉得小说非常有趣。”Marguerite Yourcenar, édition établie, présentée et annotée par Michèle Sarde et Joseph Brami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lyane Dezon-Jones, Paris, Gallimard, 1995, (folio: 2983), pp. 568 – 569。

② 见 1977 年 3 月 23 日尤瑟纳尔致让娜·加雷庸 (Jeanne Carayon) 的信件。  
*Lettres à ses amis et quelques autres, op. cit., p707.*

③ Marguerite Yourcenar, *Œuvres romanesques*, Paris, Gallimard, p. xxxi.

颜，宁愿保留着头脑中从东方的文学作品中汲取养分织就的图景。但尤瑟纳尔不赞同这种做法：“我们觉得无论如何，旅行，就像阅读和与我们类似的人相遇一样，是不能拒绝的充实生活方式。”<sup>①</sup>这次旅行让尤瑟纳尔贴近了现代真实的日本，她由此撰写了一些半游记半评论性质的文章，收于作者去世后由出版社根据她的创作笔记编纂的文集《牢狱环游》中，这本文集并未完成，但它却是作家与日本这个东方国度的紧密关系的有力证明，也显示了尤瑟纳尔对日本文明多方面的关注和探究，从这部文集的多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尤瑟纳尔对日本古代诗歌、戏剧、园林艺术等的喜爱和思考。

从阅读紫式部开始，日本一直像灼热炽烈却无声静默的地下岩浆一样缓慢地流淌在尤瑟纳尔的血液中，而三岛由纪夫的出现为作家心中这把向往日本的火可谓开凿出了一个喷发点。在灿若星河的东方作家中，三岛由纪夫的名字引起万里之外的尤瑟纳尔的特别关注，一个重要的契机也许正是前者暴烈的死亡方式。三岛浸润着仪式感的自杀和残酷的死亡场景，让与日本万里之隔的欧洲知识界也不由震惊，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尤瑟纳尔本人。日本学家、翻译家唐纳德·金(Donald Keene)是三岛的朋友，在谈及三岛之死在欧洲产生的反响时， he说道：“1970年11月25日，三岛由

---

<sup>①</sup> Marguerite Yourcenar, *Essais et Mémoires*, Paris, Gallimard, p. 701.

纪夫的自杀事件,转瞬间爆炸性地为全世界所报道,无数原本对日本文学了无兴趣的人们,也把他们的目光转向三岛由纪夫这个人物。于是,三岛由纪夫的作品被竞相译为西欧诸国的文字,而先前已经译介的作品,则被大量增印后套上廉价的封皮,堆放在世界各个书店的柜台上。”<sup>①</sup>

在得到三岛的死讯之前,尤瑟纳尔也许并非对三岛一无所知。早在 1956 年,《潮骚》就被译成英文,由美国纽约克诺夫出版社出版,这是三岛由纪夫的作品第一次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法国对三岛的关注则要稍晚一些,伽利玛出版社直到 1961 年才发行《金阁寺》的法语版。另外,三岛曾在 1965 年和 1968 年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尤其是第二次提名时,三岛获奖的呼声很高,但最后他终究没能摘取桂冠。

因此,三岛在去世前就进入尤瑟纳尔的视线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但是,至少在三岛去世时,尤瑟纳尔对三岛本人和他的作品可能并没有深入了解。在 1970 年三岛由纪夫去世前,其作品的英语和法语译本并不多,仅有《宴后》、《午后曳航》、《潮骚》、《近代能乐集》等。他最重要的作品《丰饶之海》在他切腹自杀的那天早上才刚刚完成,这也是在他去世前外国不可能对三岛有全面的介绍和认识的原因之一。在 1971 年的一次访谈中,尤瑟纳尔甚至一时没有想起三岛的名字,但她毫不掩饰自己对三岛自杀这一

---

<sup>①</sup> 唐纳德·金:《三岛由纪夫的世界》,《三岛由纪夫研究》,第 1 页。

事件的震惊，并凭借自己对日本文化的了解，对自杀这一行为之于日本人的特殊意义提出自己的看法：“今天，自杀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生活在哪个社会中。例如对于一个日本人来说，这是勇气和意志的某种胜利的最高证明。我在脑海中搜寻就在最近自杀的一个日本人的名字。我相当震惊，因为他在死前四五年曾经接受过一次访谈，在其中他满腔热情地谈起《哈德良回忆录》，这本书中经常涉及表现为一种自由的形式的自杀问题。但事实上，在一个日本人看来，这是一个纯粹英雄主义的决定。”<sup>①</sup>

尤瑟纳尔主要的日语译者之一岩崎力(Tsutomu IWASAKI)在三岛自杀六个月后曾在巴黎访问过尤瑟纳尔，就后者对三岛自杀事件的态度，岩崎力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谈道：“对于她来说，三岛的自杀也许同样迷雾重重。她似乎很难理解三岛对《哈德良回忆录》的赞赏和他被法国及美国媒体故意夸大的‘右派思想’，简言之，也就是他富于戏剧性的死亡，是如何调和在一起的。她的困惑在她脸上显而易见……我之所以谈了这么久我的个人记忆，是因为尤瑟纳尔对三岛的兴趣首先就在于他的死亡，即使在挖掘了所有的‘为什么’之后，这也仍然是主要问题。”<sup>②</sup>

正如这段话中表现出的那样，三岛由纪夫的自杀无疑刺激到

---

① Marguerite Yourcenar, *Portrait d'une voix, vingt-trois entretiens*, Paris, Gallimard, 2002, pp. 109 - 110.

② Tsutomu IWASAKI, *Yourcenar et Mishima*, paru dans *La Lettre n° 6*, Paris, Maison de la culture du Japon à Paris, 2000. p. 1.

了尤瑟纳尔的某根神经,从而引起了尤瑟纳尔对三岛的浓厚兴趣,尤瑟纳尔本人也承认她对于三岛的特殊关注点正在于此:“对自杀这个主题的兴趣是我与三岛最重要的接触点。”<sup>①</sup>长达十年的阅读、酝酿和创作,其源头都指向三岛的死。三岛在作品中反复描写死亡和“切腹”,而后最终采取这种日本传统的悲壮方式结束了生命;而死亡,尤其是自杀这种特殊的死亡方式也正是尤瑟纳尔的作品中反复探讨的主题之一,《三岛由纪夫,或空的幻景》中的一句话,恰好可以概括尤瑟纳尔在写作中对这个主题进行的思考:“如何熟悉死亡以及死得其所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本书中唯一一个全部由大写字母构成的句子,这句话一方面体现了尤瑟纳尔对三岛作品中的死亡这一主题的解读,另一方面我们也可感受到作者本人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

从尤瑟纳尔从事文学创作的初始,“死亡”就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就像尤瑟纳尔对三岛作品中的这一主题作出的评价一样,这几乎成为了她的一种“执念”(obsession)。尤瑟纳尔的写作生涯可以说就是以死亡揭幕的。16岁发表的处女作——长诗《幻想之园》(1921年)歌颂了在阳光中烧焦了用蜡做成的翅膀的伊卡洛斯,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类飞向光和美的执著努力。长诗以菲力浦·德波特的诗句作为卷首题铭:“天空是他的欲望,大海是

---

<sup>①</sup> *Portrait d'une voix, vingt-trois entretiens, op. cit.*, pp. 383 - 384.

他的墓穴，/难道还有更美的意图或更华美的坟墓？”<sup>①</sup>后来，当尤瑟纳尔谈起年少的作品时，评价相当苛刻，她认为除了这两句题铭诗以外，全书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但她同时也承认：“这首笨拙的小诗对我来说具有第一块里程碑的价值，因为它触及了某些我后来继续探讨的重大主题。”<sup>②</sup>“死亡”的命题由此进入尤瑟纳尔的写作，之后便成为作家一生反复追寻探索的重要主题之一。

在尤瑟纳尔的小说作品中，向往死亡，尤其是受到自杀诱惑的人物不胜枚举。阿列克西对于自己异于常人的性取向，无法轻易吐露内心隐情的痛苦让年轻的音乐家渴望解脱，死亡和爱情作为一生中两种交替出现的困扰，渗透进了他的生命。在战争的混乱中受到凌辱的索菲，进行过“一次拙劣的自杀尝试”<sup>③</sup>，但却只在左胸口留下了长长的丑陋疤痕；为了探寻埃里克的真心，索菲让自己的房间在轰炸的夜晚成为一片漆黑中的一点光源，这种行为无异于自寻死路。《哈德良回忆录》中的印度智者认为“整个世界只不过是由幻象和谬误织就的一匹布”，而死亡是“摆脱事物的这股多变的潮涌的唯一方式”，<sup>④</sup>哈德良曾亲眼目睹他为了与不可触知、无体无形的神结合而毅然投身火海。罗马皇帝应允了斯多葛

---

① 译文摘自《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创作人生》，第 60 页。

② 同上。

③ *Œuvres romanesques, op. cit. , p. 117.*

④ *Ibid. , 397.*

派哲学家的自杀请求,因为他“从未反对过自愿的解脱”,<sup>①</sup>而当挚爱之人安提诺乌斯为了他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后,哈德良在痛失爱人的煎熬和晚年病痛的折磨中,也曾想到自我了断,并就死亡和自杀这一问题进行诸多思考,最后唯一阻止他付诸行动的因素就是皇帝作为执政者对帝国的责任心。将世界看成一座牢狱的泽农,为了能安静地死去,选择了在囚室里割腕自杀。尤瑟纳尔最珍视的小说人物纳塔纳埃尔,这个简单纯朴的“默默无闻的人”,也最终在死亡中与自然和世界融为一体。

由此可见,三岛由纪夫的切腹自戕对尤瑟纳尔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问题:一方面,在遭遇这一事件之前,尤瑟纳尔对死亡、自杀已经作过多方描写、探究和思考;另一方面,日本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与欧洲思想本就大相径庭,即使其时尤瑟纳尔对日本文化有所涉猎,可能也并不深入。再者,三岛由纪夫在大多数日本人看来也是个怪胎,围绕着这位怪异鬼才一直以来争论从未停止,因此三岛自杀所具有的独特色彩对尤瑟纳尔来说是新鲜的,岩崎力所谈到的尤瑟纳尔的困惑也就不难理解。

撇开三岛不谈,日本人对待死亡和自杀的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态度。首先,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佛教思想的传入造就了日本人安于“无常”的特质,这就让日本人在面对死亡时具有一种坦然的心境。日本国土面积狭小,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地震、海啸等灾害

---

<sup>①</sup> *Oeuvres romanesques*, *op. cit.*, 411.

不断，“乃是一个天变地异不绝发生之国家”。<sup>①</sup> 灾厄频仍不仅锻炼出某种坚韧不屈的精神，也让人们的思想浸润在深深的无常感之中。生而无常，死却永恒，“一般人最亲密的地点并不是出生地，而是埋葬地。除了死人长眠之处和古庙的位置外，永久的东西是很少的”。<sup>②</sup> 公元六世纪中叶，佛教自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而佛教宣扬的宿命论和“无常”的教义，也深入到日本人的生活和思想中，这种影响在《源氏物语》中随处可见。安于无常，即可泰然面对生死，因此十七世纪的“俳圣”松尾芭蕉，才能在云游之中“抛却红尘，彻悟人生无常”，有了“纵死道途，亦属天命”<sup>③</sup>的觉悟。其次，日本人对自杀有着一种崇尚的态度。美国人种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分析得出日本文化是一种不同于欧美的“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日本人认为用适当的方式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获得身后的好评。小泉八云也认为日本“民族一切异常的勇气并不在轻掷生命，而在死后之荣誉”。<sup>④</sup> 具体论及武士阶层，这种思想更是大行其道。“武士道，乃求取死若归途之道”，这是武士道典籍《叶隐》最著名的句子。《叶隐》要求武士“常住身死”，看透死亡，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选择死。在这

---

① 小泉八云著，胡山源译：《东方之魅》，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96页。

② 小泉八云著，杨维新译：《和风之心》，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7—18页。

③ 松尾芭蕉著，陈岩译：《奥州小路》，译林出版社，2011年。

④ 《东方之魅》，第195页。